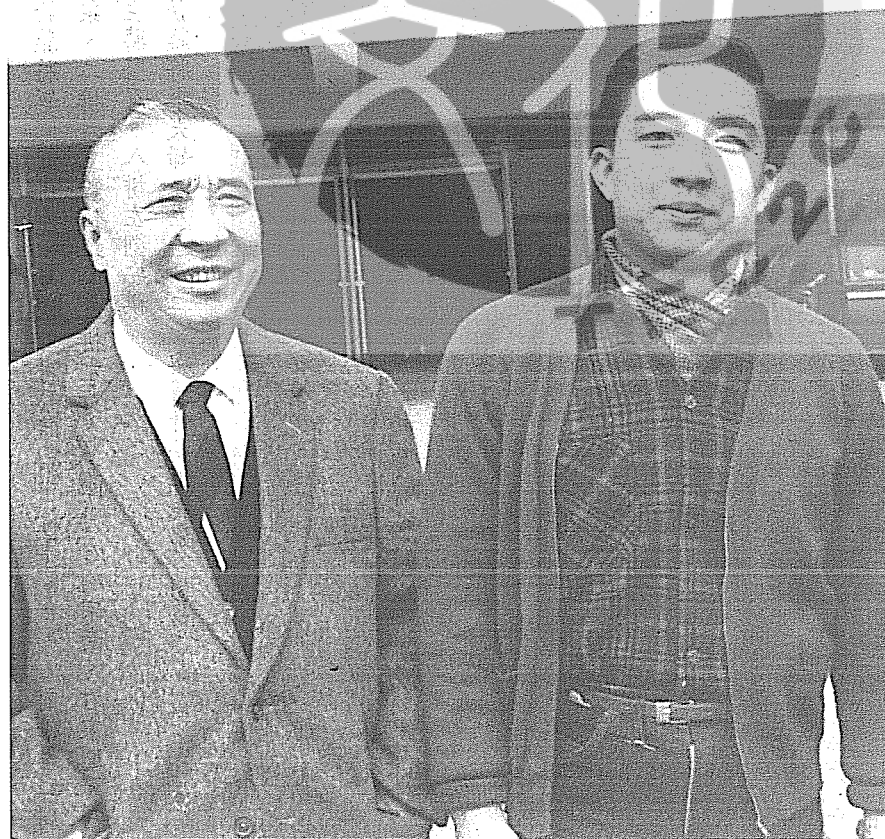


沈寧生「憶先嚴沈發藻二三事」圖照（文見一〇二頁）

- ① 沈發藻將軍（左一）在陸軍總部任副總司令時與右起：羅奇將軍、李振清將軍、黃杰將軍、賈幼慧將軍合影。
- ② 作者沈寧生與父親沈發藻將軍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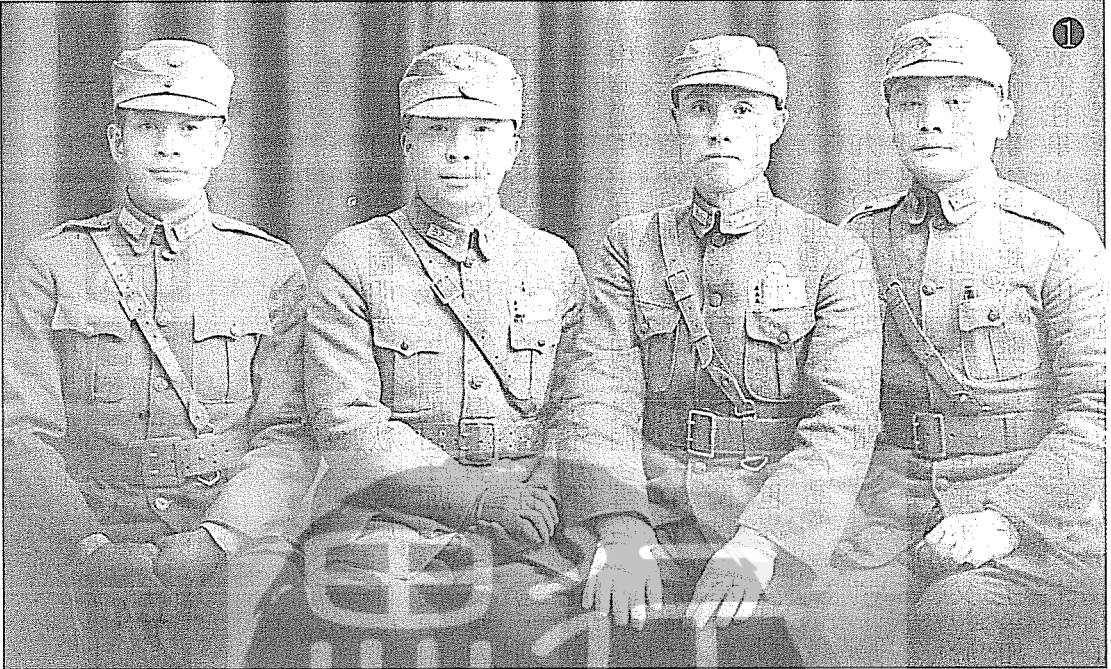


①



① 沈發藻將軍（五排左）赴國外考察時與中外軍官合影，前排左二周至柔、二排左五黃鎮球、三排左黃杰、四排左胡宗南、右宋達、七排左蔣堅忍、八排左劉安祺。

② 沈發藻將軍夫婦（左一、二）與羅奇將軍夫婦合影。



①沈發藻將軍（左二）一九三二年與軍中同仁在漢口合影。

②沈發藻將軍（前左）偕夫人與兒女合影，後排左起：沈均生、作者沈寧生、沈湘生、沈翎穰。



憶先嚴沈發藻二三事

● 沈寧生

十月初在美國明州已是深秋，寒風蕭瑟，遍地枯葉禿枝，下雪的日子屈指可數，明州的冬天既長又冷得出名。雖平均每年下雪量不大，但一積雪，直到春天才得溶化。算來我在這兒不知不覺中渡過了十五個冬天。回想幾個多雪的冬天，窗外遠眺，雪封千里、天寒地凍，和我生長亞熱帶的台灣，恍如兩個世界。正如父親的去世，把我的心靈世界一分為二，從理想樂觀轉到現實冷酷。

一九七〇年代初期，我離開台灣，抱著滿懷抱負和父母的期望，遠度重洋來美留學。當年出國留學也算一項光宗耀祖的事。回想起來，雖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，當年松山機場送行的情景，依然歷歷在目。我當時不明白的是，為

什麼父親沒來機場送行。他曾親自到機場送兩位哥哥出國。事後才知道，原來父親因不願他人見他最小兒子出國太難過，刻意不到機場。這些年來，每想起此事還是難過不已。父親素有風濕腳痛，記得我臨行出門，在飯廳門口向他告別時，他只叮嚀快點上路後，便轉身回屋，我凝視著他一拐一跛的背影，萬萬沒料到，這竟是見他老人家的最後一面。

歲月不待，父親去世已三十一個年頭，最近整理舊書箱，不意在箱底找到一支久失修的亞眯加手錶，記得這錶是父親於國防研究院畢業赴東南亞旅遊，在星加坡買給我的。算來這已是一隻四十年老錶。日前把錶修好，帶在手腕上。面對著這支錶，撫今追昔，不勝唏

噓。彷彿又見他老人家音容宛在，殷殷教誨，期望有加我這不孝的兒子的情景。父親在世時，我沒能晨昏定省，父親過世後，半生漂泊海外，未能秉持庭訓，蹉跎歲月，一事無成。今逢父親百年冥誕，惶恐之極，只有不吝以拙筆，略述父親家居行誼，以表我這不孝兒子愧疚之深，念親之切。詩曰：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，謹願藉此文為後代子孫之訓式，克肖祖德之所本。

出身微寒少年往事

我的祖父出身書香門第，年輕時即中秀才，欲再考舉人時，正值廢科舉，乃棄學居家，從事小本生意，然常以書生身分為地方排難解紛，熱心公益，深

得鄉里敬重，一生剛正嚴明，但不汲汲於產業，家境並不富裕。祖母出身大戶人家，相夫教子，寬厚好施，家裡數十口，因父親是老大，下有三個弟弟，從小學起，就需照顧弟弟，幫忙家務。清早天未亮，就得起床生火備炊，再走五華里上學，天天如此。每逢寒暑假，為貼補家用，則需出外擺地攤買賣，父親就在半工半讀情況下度過他的童少年。這種從小吃苦耐勞的歷練，養成父親一生克勤克儉的習慣。

回顧一生，父親常喜歡提起他青少年時的往事，下述四件事是我記憶較深的：

其一是，他和鄰居小孩們玩官兵抓強盜遊戲，有一次，他扮帶兵首領，在出師之前，照例要到土地公前跪拜，輪到他拜的時候，土地公神卻倒下來，小孩們都喧嚷著說，土地公都受不了父親一拜，父親將來必成大事。

其二是，他上作文課的事，老師出的題目是《下雨》，父親首先說雨天如何帶給人們的種種不便，但接著說，下雨不應妨礙學生上課，又說軍人為國常

在槍林彈雨中都要衝鋒陷陣，老師讀到父親的文章，預言他將來必做軍人。

其三是，父親考取黃埔軍校的機緣。父親自幼聰敏，學校成績一向名列前茅。中學畢業後，同時投考師範和黃埔，考師範是為生計，投考黃埔是響應孫中山的革命救國。兩個理由都充足，奇怪的是，所有名列前茅同時投考的畢業生都考取黃埔而沒考上師範，反而成績平平的學生卻被師範錄取。父親說，假如他就讀師範的話，他的事業和命運將完全改善。

其四是，父親大舅父對他前途的影響，父親常提起，他之有今天，可說完全歸功他大舅父。小學畢業後，祖父因家境不好，一度想送他去當學徒。不是他大舅父對他訓勉有加，在祖父面前的堅持為他前途著想，應繼續學業，並取囊資助的話，父親不可能完成中學學業，更不會有後來的事業發展。在臺灣多年，父親感念大舅父之恩，仍常對我們說，他人生的一大憾事是，沒能把任何一位舅父家人帶到臺灣。結果大多數留在大陸都遭共黨殺害。

從這四件事上看，我常想，造就父親一生到底是環境巧合，是命運安排，還是父親因環境的磨練，奮發向上，造就他自己的命運。不管結論是什麼，從父親一生中，我至少看出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人上的道理。

智謀善戰國際稱譽

「戰場指揮靈活，戰術思想過高；是親美擁蔣反共頑固分子。」這是父親從俘獲中共評論國民黨將領的文件中得到中共對他的評語。雖含貶斥之意，但也確實地形容出幾分父親領將帶兵，馳騁疆場，效忠黨國一生的縮影。父親常說，他大半輩子在戰場上度過。從黃埔的學生起，東征、北伐、剿共、抗日、戡亂無役不與，無敵不克。在我高中大學時，最愛聽的就是他老人家講述幾個他如何殲敵的戰役：尤以抗日期間，他率八十七師在淞滬之役中包抄制敵，蘭封之役與他在陸軍大學的日本教官土肥原賢的對戰；後來剿共時期他率第四兵團的廉江、雷州之役，如何在劉伯承中共九個兵團壓境和內奸口袋圍攻計劃

下，迂迴轉戰突圍，帶部隊安全退守台灣。事隔近四十年，雖所述記憶漸淡，但父親那繪聲繪影的神情仍歷歷在目，只是天人永隔，再無此機會聽到他老人家的聲音了。

孟子曰：「天將降大任予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。然後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父親從小吃苦耐勞，勤工儉學，白手起家開創事業，在軍中從班、副排、排、副連、連長到營、團、旅、師、軍長、軍團司令、副總司令，沒有跳過一級。正因為父親這種經歷，他治軍雖嚴峻，但對屬下體恤有加。而且深暗將隨兵轉的統御之道。一九三〇年初，父親在北京上陸軍大學時，軍事課程大都由德日教官講授，一位德國教官看到父親課堂沙盤推演的表現後曾說，假如每一位中國軍官都像沈發藻一樣優秀，中國陸軍將跟我們德國陸軍一樣強，這樣出自一位戰前號稱世界第一流德國陸軍軍官的評語，是對父親戰術思想一種很高的肯定。

父親戎馬三十年，常提起一些他帶

兵和地方剿共的逸事。其下是我印象最深的兩則：

一是，抗日期間，物資極貧，醫療極缺，士兵作戰十分艱苦。逃兵情況嚴重，因傷不醫而至死者不計其數。部隊待遇差，領導幹部吃空缺，中飽私囊的事司空見慣。父親深受祖父廉潔身教，非應得者，一文不取。相反地，為體念傷患士兵，父親挪用空缺的錢，悉數到大後方購來最好藥來醫治傷患，並且下令凡傷痊的士兵，一律發雙餉並准休雙假回鄉。父親說，自從這項政令實施後，不但逃兵大減，部隊士氣大振，作戰英勇以一當十。

二是，一九三五年在福建剿共，父親任旅長兼保安處處長，管轄十二個縣。那時共黨赤化地方農村已經年，所有田地也已霸佔分割，父親不但驅逐共黨土霸，而且整頓吏治，回復田地所有，鄉民感念父親造福地方，在連江縣特立沈旅長生祠碑以資紀念，據說這生祠碑在大陸文革前還在。

父親年輕時，曾經有一位江湖術士說，他是天上的戰神轉世，所以作戰不

會受傷而且絕對戰無不勝。比照事實，父親確實沒有作戰受過傷，好幾次，子彈穿破衣服，身體毛髮無損，砲彈落在跟前，濺水上臉卻不爆炸。他身經百戰，倒被馬咬傷幾次，至於戰場勝敗，父親屢建奇功，殲敵無數，雖處劣境，也總能轉危為安。我無法證明是否父親真是戰神轉世，但我深信，因為父親宅心仁厚，故能在戰場上逢凶化吉。因帶兵領將有方，故能戰無不勝。

下屬誣枉終獲澄清

一九四九年冬，父親帶領第四兵團自雷州半島經東海島轉進來臺，當時幾乎所有退守臺灣的部隊都零散不整，只有父親帶的第四兵團是完整的。照情理，政府應該褒獎，結果卻相反，因為父親有一位劉姓下屬，為避投共嫌疑，先到臺灣散佈謠言說父親所以能衝出共軍重重包圍，是因跟共黨勾結。在當時政府尚未穩定，人心惶惶之際，父親被停職查辦。後經政府歷時年餘，多次向大陸地下調查，終於洗清了「莫須有」的罪名。而那個誤陷父親的劉姓下屬，後

來連他自己兒子都瞧他不起，要跟他脫離父子關係，真是惡有惡報。至於父親所受的冤辱，直到我年紀漸長，閱歷已深，才漸漸瞭解到，這需要極大的度量 and 氣概才能忍受的。回顧自己，常因小事受屈，便自暴自棄，父親一生忍辱負重，精忠報國，豈是我兒孫輩所能望其項背。

重視子女書法文章

在我記憶中，父親被停職查辦這段時間，全家都住在新店一棟父親用黃金抵押的一棟老屋子內，父親復職後，在台北陸總上班，除我和外婆外，家人都住進台北市松江路國防部配給的將官住宅。直到我到了入學年齡，一直跟外婆都住在新店老屋子內，有一位叫沈高的老管家也跟著我們住，我們都叫他老高，我還記得他常帶我去牧羊，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牧羊經驗。我不知道老高和羊後來去向，但現在回憶起來，還很懷念那段經驗。記得父親逢週日或假日，常來碧潭遊船。這老屋子位在弄堂狹巷的底端，每次聽到巷口吉普車喇叭聲響，我

就很興奮。因為父親一定帶給我玩具，又可遊船一天，在我那小小年紀心裡，可再沒比這更快樂的事了。後來我進幼稚園，搬回台北住，才告別這段快樂童年時光。

在進高中前，我對父親印象不是很深，只記得父親週日假期常帶我和二哥，走遍台北近郊風景勝地。我很喜歡假日郊遊，只是不喜歡郊遊後寫遊記。父親重視我們兄弟的文章好壞，每次郊遊回來，都要我們兄弟寫一篇遊記，由他批改。在他的心目中，文章和寫字乃天下事，從文章和寫字，就能判斷一個人的學問和人品，甚至前途好壞。文章要寫得通順，必須多熟誦古文。父親一有空就講解他欣賞的古文給我們聽。一本《古文觀止》就這樣幾乎給我讀遍。對寫字，父親也很講究，尤其對毛筆大楷，要求我們一定要提腕懸空的寫，才能氣貫筆尖，把字寫得好。記得父親還常買回許多歷代有名大小楷字帖，教我臨帖練字。頑冥不靈的我，今天能有些國學基礎，對毛筆字也略懂些皮毛，多虧父親當年所費的一片苦心。

自高中到大學，我年紀漸長，父親才開始講述他過去的經歷和對事的看法，我也因此進一層瞭解他的為人處世，和他對我們兄弟自動自發的用功讀書感到驕傲，其實對子女教育，父親一向以身教多於言教，以鼓勵多於管教。例如對我們考大學選組，父親只給我們建議，讓我們自己以興趣決定，對我們平日交友言行不妥處，雖直言告誡，卻點到為止，從不預預。以父親軍人出身的背景，而有如此開明作風，是十分少見的。

從我懂事起，就知道父親對我的期望尤其高。他老人家在親朋間，常笑談我能克紹箕裘繼承父業。並常鼓勵我，對任何事都要仔細觀察，由此所累積的經驗，就能成為自己的智慧，需要時便可運用自如。每憶及父親對我的期望，百感交集，親情似海，高山仰止，如今我年過半百，有虧所教在前，又負所望在後，仰天長嘆，愧怍不已。

薄己厚人簡樸自適

台北市松江路的住宅，就獨家獨院

式，三房二廳，在一九五〇年代，這類住宅算是很不錯的。我住了十八年，一直到出國，十八年中，我們幾次擴建，每次擴建，都招部隊零工做。實在談不上設計，家裡擺設更是陳舊，二十多年的傢具都是當年部隊木工土造的。以父親的地位身分，大可不必如此。可是父親一生節儉，不願花費在生活講究上。

記得每次母親要汰換較新進的家電用品，像土冰櫃換電冰箱，黑白電視換彩色，買浴室自動熱水品，父親總要斥責浪費，折騰好一陣才勉強同意，後來母親為省麻煩，買這些東西，都是先買後奏，這聽起來好笑，但這確實是父親生活簡單不好享受的寫照。

父親平時就很節省，日常用品，不壞不換，衣物，穿上數十年，不破不棄；連撕下的舊日曆紙，都要當廢紙再用。父親嗜好不多，同僚將領曾邀他打高爾夫，嫌球具貴而婉拒。父親只對自己是這樣，他雖不管家，但對母親和我們子女所需所用，侄兒輩教育，及其他需幫助的人，卻毫不思索的解囊相助。

父親事親至孝，年輕時他吃住在軍

中，體念祖父母的經濟情況，節省下的錢大半都寄回家。記得在松江路家的飯廳角落，祖父母的相片高放在櫥架上，香爐在前，我們兄弟和妹妹早晚飯前都得上香三拜。逢年過節，父親則親自奉上牲果，領著我們進香膜拜。慎終追遠，父親總是身體力行的教導我們子女飲水思源不可忘本。

在我記憶中，父親幾乎很少花錢在自己身上。每次為公事考查出國，帶回幾箱東西都給母親，分送親朋，或以一些紀念品給我們子女。一九六〇年代的臺灣，生活不富裕，母親管家，上上下下人多，對金錢調度緊，叔叔們經濟情況不好，父親經常瞞著母親，幫助侄兒輩繳付教育費，很多舊部上門求職，父親除盡力介紹工作外，還常當場解囊救急，母親常笑父親命中藏不住錢，給他多少錢，過不了幾天就給光了。不止熟人，對不認識的人也是如此。記得有一次，為救濟我小學裡的一位急症病逝吳老師留下的妻子和孤兒，父親毅然捐出等於當時教師一個月薪水的錢，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，至今我仍然印象深

刻。

父親一生，生活簡樸，守正廉潔，為官四十年，兩袖清風。對他人卻慷慨不惜，仗義疏財，典範在夙昔，父親這種薄己厚人的作風，是留給我們子孫後代最難能可貴做人處事的道德遺產。

老兵不死只是凋謝

正如諸葛亮在出師表所云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父親一生獻身革命，出生入死，軍職退下賦閒後，任民意代表或文職，仍然念念不忘，有朝一日，披甲上陣，為國效力。為了強健體魄，黎明即起，早操散步。無論風雨寒暑，數十年從無間斷，父親常說，我們家附近的路十幾年來都是他走寬的。除高血壓外，父親身體一向硬朗，只在晚年受風濕足疾之痛，行走不便，但從不服老。有一次一位年輕人問路，恭敬地稱呼父親，老先生，父親不高興地頂回去說，我老了嗎？怎麼我不知道？弄得那年輕人一頭霧水，這件事後來成為人人樂道父親不服老的趣談。古云，唯將軍與美人不許人間見白頭，此話真是其來有自

父親具有典型軍人個性，耿介剛直，敦厚樸實，不善交際，不屑逢迎阿諛，這種性格在承平時期的官場上，已難吻合，更何況是當年臺灣，派系掛帥的政治舞台。他老人家想能為國家貢獻智力的心願，最後雖時不我予，有志難伸，未能如願以償，然而他老人家的軍人本色和愛國情操卻始終不渝。

父親一向以家庭為重，安分守己，對叔侄舅甥更似大家長，無論在工作讀書，都盡力幫助、提拔、照顧。當年隨政府撤退，父親洞察時局，認清共黨肅清異己的手段，幾乎將所有近親遠戚同鄉都直接或間接的帶到臺灣，至今許多親朋都說，沒有父親，他們就沒有今天，在臺灣成家立業，生兒育女，安享晚年，感激之情，溢以言表。

父親晚年除與近親好友，喜方城之戰消遣外，無其他嗜好，不知從何時起，父親中午常喜歡看當時很流行的電視歌仔戲連續劇。也許他老人家對劇情中人情冷暖，世態炎涼感觸良深之故。父親常為戲流淚，他老人家外嚴內慈，十

分重情感，卻不輕易表露。聽母親說，我出國後，父親變得沉默寡言，倔強脾氣也變好了。現在回想起來，他老人家為國為家辛勞了一輩子，到頭來鳥飛巢空，加上憂心時局而無能為力，與母親又屢有齟齬，苦悶憂怨向誰訴？如今自己見女兒長大，離家求學，將心比心，始悔悟做兒子的我，當初為何如此自私，完全不能體諒他老人家的的心情，不孝之罪，百身難贖。

父親年輕在北京唸陸軍大學時，一位江湖術士曾給父親看相說，他有三步功名，一生軍旅，官階至少少將，四十八歲退休，休養林泉二十年，六十八歲陽壽終。父親心情鬱悶時，常對我說，假如他六十八歲去世，我應該已經大學畢業了，他可放心。母親有幾個兒子照顧，他也不用擔憂。誰能料到，那江湖術士的相評竟如此靈驗，而父親的話也一語成讖，難道人的命運真是天生註定的嗎？

我永遠記得，三十一年前的二月，農曆立春的前夕，父親撒手塵寰，我在美國聞訊喪膽，曾在日記上這樣寫著，

今天是我生命中最沉痛的一天。記得我回臺奔喪，同二哥到殯儀館為父守靈，看著父親安詳躺在那裡時，似乎聽到他在告訴我們，已為國家社會貢獻出了最好的歲月，為家庭盡了全力，終於解下

一切重擔煩惱，瀟灑的走了。
父親的棺柩是在那年五月，擇日入土安葬，我們兄弟都不在場。吉時擇在午夜，姊夫後來說，就在入土之同時，對山忽然冉冉升起如月盤大的火輪，在場的人士都聲稱，這是土地公公接父親上天去了。果真如此，請讓我這不孝的兒子，在你面前跪地懺悔。懺悔我罔顧庭訓，懺悔我有虧孝道，光陰不再，往事以已，今後只有兢兢業業做人處事，悉心撫育子女，善事母親風燭殘年，庶幾克盡人子之道。

父親名沈發藻，字思魯，江西省大庚縣人，清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八月二十九日生，一九七三年二月四日病逝台北，享年七十歲，一生獻身黨國，。德配鍾玉明夫人，端莊賢淑，主持家政，相父教子，子女均學有成就，一門蘭桂，盡吐芬芳。